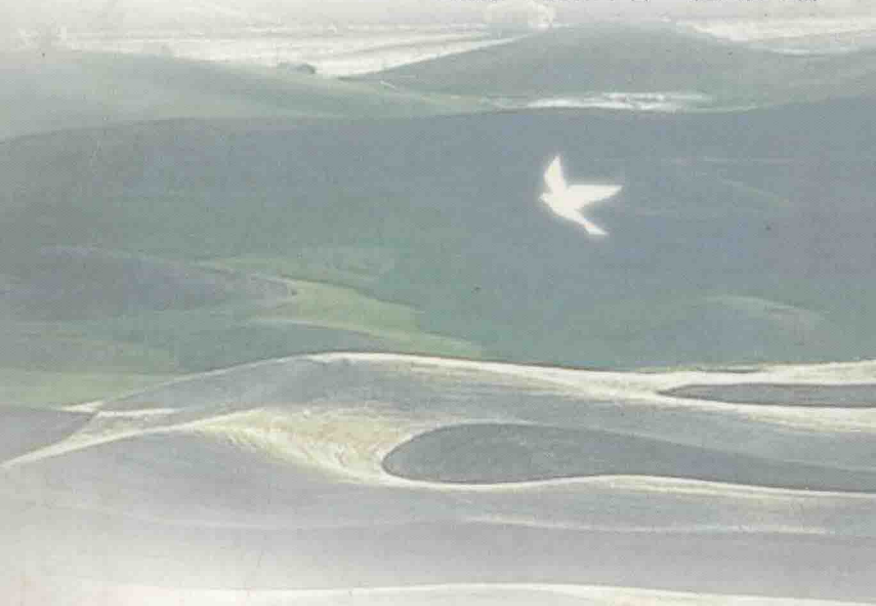


失落的白鴿

The Lost Dove

Eliane Wilson ◆ 著 紀大偉 ◆ 譯



一夕之間，全世界的鴿子從不同角落失蹤了。

它們從古老的故事中消失、從小孩緊握暖實的手中消失、

從史蒂芬的梨樹木版畫和褚威格的書中飛走，從畢卡索、夏卡爾、喬托的畫中飛走，

掙脫了畫冊和教堂壁畫的形象，

飛往希臘、西藏、非洲、美洲大草原、蘇格蘭的愛翁利島……

ELIANE
WILSON

Illustrated by
Hans Erni



The *Queen*
LOST
DOVE

A STORY FOR ALL TIME

失落的白鴿／Eliane Wilson著：紀大偉譯。 -
-初版。--臺北縣新店市：探索文化， 民88
面； 公分
譯自：The lost dove: a story for all time
ISBN 957-615-204-6 (平裝)

873.57

88002999

ISBN 957-615-204-6 (精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失落的白鴿

作者／Eliane Wilson

譯者／紀大偉

發行人／謝毓斌

社長／劉秋鳳

印務主編／黃慧隆

責任編輯／蕭麗媛

校對／洪麗雲・林其燭

出版者／探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68號7F

電話／二二一八三六四一

傳真／二二一八九四九六

E-mail/dosl23@ms8.hinet.net

讀者服務／二二一九九三一七

郵撥帳號／一九一七一四九二 探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學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F

電話／二二一八七三〇七

傳真／二二一八七〇二一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4三〇號

排版／鑫上統電腦排版公司

初版／八十八年五月

定價／二〇〇元

Copyright: The Lost Dove, by Eliane Wil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iane Wilso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DISCOVERY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失落的白鴿

〈序〉 白鴿永遠在心中飛翔

文·王浩威

究竟人類有沒有和平的能力呢？還是，殺戮才是真正的本能？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這位一八八一年出生的奧地利作家，一生對和平的期盼，似乎總是在樂觀和悲觀之間交戰。

一次大戰帶來的災難，證明了人類可能的殘暴本質。當時的許多科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包括褚威格、羅曼羅蘭、羅素、愛因斯坦、高爾基等人在內，不約而同地形成了一股和平主義運動。

然而，二次大戰終究還是發生了。而且，死傷的人數更龐大，國族之間的仇視也更赤裸裸。身為猶太人的褚威格，在他流亡的旅程中途，一九四二年在巴西自殺。他還來不及看到戰爭的結束，甚至以為永遠不會結束了。

兩年後才出版的自傳體散文，書名《昨日的世界》就明白地傳達這般的悲觀心情：昨日的美好，已經不再存在了。也因為

如此，從書一開頭就這樣寫著：

「倘若要我今天為第一次大戰前，那個我長大成人的時代，做一個簡明扼要的概括；那麼我會說：那是一個太平的黃金時代——是最精闢不過了。」

然而，美好的時代果真一去不回頭了嗎？

兩次大戰之間的和平主義是被動而懷舊的。所謂被動，是指當時知識分子進行的運動，只是道德良知的呼籲；所謂懷舊，也就是像褚威格這樣對「昨日的世界」的懷念。也因為如此，這一波的和平主義也就煙消雲散，在歷史上沒留下太多的痕跡。

兩次大戰後，在戰爭中誕生、成長和死亡的數代，反而相反的，愈來愈失去了對和平的期待。戰爭變成了生命的常態，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呈現著永遠不可能相互信賴的狀態。我們走在任何一個城市的街頭，從台北、香港到紐約，可以放鬆著自己的情緒和別人互相招呼的能力，恐怕愈來愈遞減了。所謂的疏離感，開始教人窒息。

世界真的沒有和平的希望嗎？

在愛蓮·威爾森《失落的白鴿》裡，所有的鴿子從各自禁錮

的位置，開始起飛，開始去尋找當年最初的鴿子。

當年的褚威格也許曾是絕望了；但絕望帶來更大的困境，一個雖然擁有高度物質文明卻是集體沮喪的世界。然而在這個世界的不同角落裡，如果你願意靜下心來，願意讓終日的忙碌或無所事事的惶恐可以寧靜幾分鐘，其實還是可以聽到像作者愛蓮·威爾森這樣的聲音：「因為人類將心房打開——所以鴿子們都回來了：回到畫裡，回到彩繪玻璃窗戶裡，回到塑像石座上，回到拼花馬賽克裡，回到織錦裡，回到手稿中。橄欖樹不再寂寞。」

其實褚威格也不完全失望的。雖然在書的最後，他說「戰爭的影子將漫延過我們那全部的時代，不會再從我這裡消失」；但是，他是這麼結束的：「可是不管怎麼說，每一個影子畢竟還是光明的產兒，而且只有經歷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才算是真正活過。」也許我們沒有企望世界的和平，卻可以在自己心中擁有自己的白鴿。

走在路上，站在書店裡或躺在床上的你，如今看著這樣的一本書，可否找到了你自己失落的鴿子呢？

至少，在《失落的白鴿》，你將發現自己的尋找可以有一個方向了。

〈序〉 從失落的起點開始飛翔

文・王尚智

讀完手邊的這本書，我把眼睛半瞇上。

然後感受肩上的翅。

就像一九九七年十月那次到印度達蘭莎拉，與其說那是去尋找一個答案，倒不如說是去完成一個任務。我像書裡史蒂芬那隻失落的鴿子一樣，專程飛到青康藏高原的邊境，專程飛去見達賴喇嘛。整個旅程中，因為幾乎一直是半瞇著眼，似醒夢般像是飛翔著。

我安靜而廣闊地默念著六字大明咒；從心裡到喉中，從唇間到耳根、從耳聞到心底。因為眼睛不再張開，於是浮光掠影的周遭，以及顛簸搖晃的旅程，便不再成為懸吊的感受。或者在空中，或者在陸地，時間和空間同時快速地移動。

像是依著觀世音菩薩的六字心咒長出騰空的翼，我沒有第二念去為自己的狀態再添些情緒或者形容。那就是「飛翔」。

整個旅程我就只飛著飛著，飛越地圖上太平洋的湛藍，飛越

地圖上整個印度土地的焦黃赭綠，然後來到地圖上接近暗褐甚至漸遍深白的位置。直到抵達了青康藏高原旁那個叫做達蘭莎拉的小鎮，我才把眼睛真正地完全地張開，張開著陸。

我飛來見達賴喇嘛，做一個電視新聞的專訪。做一個除了問一些必然得要問的兩岸三地老掉牙的政治問題之外，還有我自己深深想知道的，還有我知道別人熱切想要知道的，達賴喇嘛的修行方法乃至人生種種問題的專訪。

反覆思索剪接著達賴喇嘛的笑容話語，我完成了六集六小時「拜訪達賴喇嘛」人家說挺深入的特別節目。回想起達蘭莎拉小鎮冷冽清醒的遊望情緒，我寫下了《轉個念頭，人生會更好》九八年還算暢銷的書。

然後九九年初，我辭去了TVBS胼手創台打拚的電視新聞工作。

然後我完成了第二本，希望在大環境的衝擊中陪伴穿越不安的新書《人生多起伏，眺望新出路》。

而此時此刻讀完這本和我的新書同時出版的《失落的白鴿》，我半瞇著眼，沒有人知道我的狂喜和感動，有多麼安靜而

深刻。

竟然有人知道我正在飛翔！竟然有許多鴿子和我一樣，爲著某種和平與希望，正在世界的某一片天空，努力飛翔！

倘若習慣了飛，對於飛是不會興奮的。一如空中小姐在飛機上跨越國度的任務不會興奮，一如我在電視新聞工作的眼界格局中不會興奮。

但那並不是飛行本身的過咎，或者角色的問題，而是當對「飛」的狀態因爲某些不可知的理由瞬間產生猶疑，鼓動的翅膀便開始有體力的問題，有方向的問題，有整個飛行的問題。

趨勢脈動是重要的，資訊流行是必要的，乃至每天的黨政權謀、刑案血跡、影藝八卦也是少不了的。只是，倘若身爲一個新聞工作者，只能在這般的領域素材中往來穿梭，只能每天將令人震撼或皺眉或嘆息的消息堆滿在人們的螢光幕前；即使新聞領域自由如飛，但終究經不起某一個特定的瞬間，啟動了猶疑。

我的猶疑是：還有能力，由衷地報導人們的希望與和平

嗎？

對於任何一個終年浸泡在新聞的刺激與速度的工作者而言，說實在的，再難有任何比新聞還更迷人的領域值得去飛行。但浸泡的意義，除了透骨的看穿與理解，除了觀眾「知的權利」要被滿足這種無法證實的行業 DNA，是否還需要某些更具饒異價值的支撐？「告知」因為「知」才產生存在意義，然而在這個媒體密佈爆炸的島上，我統計著我每天試著在告知，以及人們的心靈知了些什麼。

新聞無法預料，人生也是。一趟飛去印度採訪的工作旅程，讓我從疾振俯衝的生命姿態，決定「轉個念頭」並且「眺望新出路」。

「文明世事的複雜是人類的本能與慣性，但是人們最終渴望的，是真實的安定與寂靜。那就是解脫，就是涅槃。」被藏民視為觀世音菩薩化身，卻自稱頂多是菩薩座前小比丘的達賴喇嘛，提到他對我所從事的新聞工作的觀感。

「對於解脫的渴望，當然需要透過逐步修行才能完成。而修行就是有能力逐步離開某些生活的慣性。」他眨眨眼對我笑著

說：「就像是飛翔的夢想人人都有，但別忘了想飛之前，可先要卸下自己手脚抓著不放的重量呀！」

我沒有挺喜歡動物的。在花蓮拍著白浪的東海岸邊，我在午後海風穿過的車上讀完這本書之後，想起此刻我若也不免自視是一隻鴿子，我想我對我肩下的翅膀應該不會感到不習慣。

從多年的新聞工作中挪開人生的位置，我確實是一隻別人眼中「失落的鴿子」。但不料連未曾謀面的作者愛蓮·威爾森女士，竟然也都知道我其實正從失落的起點開始出發，一如這個世界上其他許多失落的鴿子，正在完成某一段尋訪的歷程。

從失落處起飛，我正飛翔著，前所未有的專注且輕鬆。

我睜大眼睛，環著這座島嶼俯瞰，和陌生與熟悉的人們攀談或言笑，重新向人們學習他們生活的位置，放在我的生命而非我的概念之中。我用心去記下所謂觀眾或讀者的真實感受，我知道那些猶疑和答案，都將在這歷程中逐漸顯影。

飛翔的人，自然不會還抓著疑惑與不安。因為儘管眼前廣闊

的天空沒有方向的線條，但我深知飛翔的鴿子總能獲得太陽的溫暖撫觸。那是海天的地平線與鴿子之間，萬物的神與子民之間，以及觀世音菩薩和我之間的某種默契。

說真的，大偉的文筆真是好，幾近透視般翻譯出這本書的味道，還十分好心地附上供觸發的註解資料。

而我說實在的，沒有別的，只能用我此刻正在的飛翔，指間嘴上為這本書銜來這麼一片序。

(作者現為作家／媒體工作者)

〈譯序〉 失落與贖回

文·紀大偉

千禧年步向尾聲，我們即將面對下一輪太平盛世。站在時間的門檻前，我們捨不得從舊紀元抽腿，仍然眷戀回顧過往的瘡痕時間；凝視前方，一片混沌，卻不得不繼續跋涉前行。時代交錯之際，我們在興奮之餘，還要克服更恍惚的不安。而在此徬徨時刻，《失落的白鴿》像引路的鴿子一般飛降，宣示了清新的訊息。

《失落的白鴿》雖然只是一本小書，然而視野開闊，飛掠了千百年的時間地圖，讓人憶及早已漏失的人類歷史碎片。

《失落的白鴿》對人類文明提出警醒的質問：如果人類文明裡的鴿子一概消失——畢卡索和夏卡爾畫作裡的鴿子都不見了——那麼人類世界將會陷入何等處境？

原本，人類絕不會將這種想像的危機放在心上——反正人類向來習慣利用（或濫用）鴿子的形象，以為只要掏出一把粟米，鴿子代表的和平就會乖馴飛來人類身前，任憑人類叫喚。然

而，也正因為人類的自信自滿，鴿子形象才會從人類文明的縫隙飛逃，和平才會分崩離析。白鴿失落，人類沉淪。如何贖回失落，也就成為全書重要的母題。

《失落的白鴿》揭示的多條救贖路線頗富巧思。故事裡的諸多鴿子爲了要贖回神話中的和平之鴿，便由歐洲飛向時間、空間的歧異角落；代表歐洲文明的鴿子和各種異文化交叉對話，從各種異文化之中得到滋養。無論是非洲莽原、美國平原、日本或西藏——對歐洲中心而言都是邊緣的文明——都提出可貴教訓，而虛心受教的鴿子群就在學習的過程中找回失落的和平之鴿。

《失落的白鴿》的格式韻律是偏向傳統的，類似的敘事結構在每一篇章反覆出現。除此之外，此書也延展了聖經中諾亞（建造方舟的那一位）失落鴿子的傳說。也因此，《失落的白鴿》在形式與內容兩方面似乎都有復古的跡象，讓人聯想起古老的宗教寓言。不過，《失落的白鴿》卻絕對不是一本老舊的故事書；相反的，此書反而試圖對傳統進行革新。事實上，正統的基督教信徒不可能遠赴異國，學習日本、西藏、猶太文化的智慧

——後者的文明對歐洲的宗教神話而言甚至還是異端邪說呢。

《失落的白鴿》顯然決意求變，承認古早的宗教傳說已經龜裂——書中的信念是唯有放下自我中心的身段，向諸多文明學習，才是求存之道。

這本小說可視為歐洲當代文明的一次反省。直到書末，贖回的鴿子（以及鴿子代表的和平）再也不是純種正統的歐洲貨，而是血統斑駁的雜種——本來，純種屬於一廂情願的神話，而雜種才符合人間實相。《失落的白鴿》裡頭呼之欲出的一段傷痛記憶，就是納粹德國的暴力——當年納粹信奉純種的神話，推崇純淨的血統，致力撲殺異己，世人至今心有餘悸。唯有正視雜種文化，尊重多元文化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文明才得以光璨更新——世界上最生氣盎然的幾個大都會，都是雜種文化的場域。純種與雜種的辯證，對台灣讀者來說仍然值得重視——我們的文明需要更畫地自限的減法，還是更山高水長的加法呢？

《失落的白鴿》的群鴿之旅，已經道出彌補失落的解答。

誠然，《失落的白鴿》是一冊溫暖的童話，尤其適合早已失落童話的大人靜讀。藉由閱讀，過往的失落歷史得以贖回，記憶